

黃金運臺秘辛

孔宋互爭俞氏相助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一月，太平洋上風雲緊急，美日之間面臨和戰難牌階段。國民政府以宋子文為外交部長，宋部長偕駐美大使胡適在華府和美國羅斯福總統進行重要談判，乃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在宋子文未到任前，外交部長由蔣委員長親自兼代。宋子文以部務繁劇，便在美國致電俞鴻鈞，請他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立即返回國內主持部務。俞鴻鈞接到這個電報，精神為之一振。因為外交工作原為他志趣之所在，他和宋子文又曾數度共事，至為愉快。

民國二十八年之間，俞鴻鈞身為我國政府與港府之間的橋樑，宋子文即以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身份，常駐香港，兩者之間接觸的機會比較以前更多，彼此益為相知。更何況，日寇亟使南進，香港風聲鶴唳，顯然已是不可久留之地。因此之故，他覆電美國，欣欣然的回答宋子文說：

新春祝詞 調寄鷓鴣天

冬去春來又一年，鶯鳴燕語樂無邊；
祝君德業兼修進，運轉時移猛着鞭。
身不老、健為先，盡忠報國志彌堅。
樓船西渡還鄉去，痛飲黃龍奏凱旋。

李鴻儒

「……以身許國，唯命是從。」

然而，當他辭別家人，飛抵戰時陪都重慶，突如其來的，時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復兼中央銀行總裁，更兼中央信託局理事長、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的孔祥熙，竟以一紙明令發表俞鴻鈞為財政部政務次長，使得俞鴻鈞在就宋、就孔，外次與財次之間無從取捨，兩頭為難。因此，他在蔣委員長召見的時候細說原委，據實報告，請蔣委員長指示機宜，決定取捨。蔣委員長在代他有所衡量以後，當面指點他說：

「你還是到財政部去吧。」

蔣委員長的這一項指示，決定了俞鴻鈞的一生事業。自此他致力於財經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為奠定中華民國現代化經濟建設基礎的第一功臣。從漢口到上海，俞鴻鈞有將近十二年的時間，以業餘身份從事國際交涉，折衝樽俎，鋒頭十足，使他名動公卿，譽滿全球，稱得上是誤打誤撞而出色當行。至於財政金融，他就十

足是個大外行了。除了在上海市政府曾經引進過新式簿記、會計制度，一度代理過幾個月月的財政局長，其它種種，恰是一片空白。但是孔祥熙延攬於前，蔣委員長代決於後，他又不能不硬起頭皮來走馬上任。

王紹齋口述 章君毅執筆

政務次長加速惡補

於是，在就職之初，他便馳函時在香港的同事，搜購大批中英文有關財經專業書籍，每天利用公餘之暇加速惡補。然而臨時抱佛脚，一時之間斷難奏效。加以當年的財政部人才濟濟，多的是財經專家、飽學之士，以及學養俱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才，尤有蜚聲國際的財政專家揚州才子顧翊羣，在他之下屈居常務次長。俞鴻鈞到達重慶以後，便住進嘉陵賓館，民國卅年香港淪陷以後，俞夫人率同三位女公子始由澳門輾轉到達重慶，即遷入財政部王國宿舍，他住樓下，顧翊羣住樓上，每天進進出出，都會相遇。且他與顧翊羣同坐一辦公室，他到任之初，顧翊羣會時時出些財金難題考考他。俞鴻鈞為了不使自己出洋相，就唯有廢寢忘食，發奮苦讀。在汗牛充棟的財經典籍中鑽研，還嫌不夠，他便獨出心裁，另起爐灶，利用自己驚人的記憶力、敏銳的第六感，加以過去所有的學識與經驗，開始以常理判斷財經問題。捨此而外，再來集中注意力，拚命的

背誦一應法令、規章、案例、術語……務期滾瓜爛熟而後可，連歷次重要的財經、稅務會議紀錄，他都一一的搜集而來，予以略讀或摘記。遇到統計數字，更是一筆不苟，工整美化的錄在筆記本上，有以加強自己的記憶。在這一段自我訓練的漫長時期，他真是吃足暗中摸索，日夜埋頭惡補的苦頭。——俞鴻鈞深切不願他的妻女親人爲他擔心，只好寫信告訴他在香港的老朋友：

「我現在是在過着學徒生活，一切都要從頭學起。」

蒼天不負苦心人，俞鴻鈞以四十五歲之年的發奮苦讀，他所下的功夫當然不會白費，應付顧翊羣次長和其他專家同仁的面試，他始終保持應聲而答，儼然胸有成竹。處理公務也是照樣剖決如流，從未發生謬誤。爲時不久，他更可以相機主動提出艱深的問題來和大家討論。俞鴻鈞記憶力強，吸收能力快，反應又是特別的敏捷，又有不計其數的法令規章、記錄案例爛熟胸中。尤有一層，報起相關數字來琅琅上口，歷歷如數家珍。終於他可以引經據典，大發議論了。顧翊羣的長女公子時在重慶學鋼琴，對於財經問題自也家學淵源，頗不外行，她每次在場旁聽俞鴻鈞和她父親高談闊論時，往往會以第三者的超然立場加以評判：「爸爸的說法總嫌偏於理論，要講財經實務還是俞伯伯強些。」

此即爲俞鴻鈞耗盡心血後所得的一大安慰。惡補告一段落，正常的自修則還在長期繼續，俞鴻鈞比較能有一點休閒的時光了。老長官吳鐵城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就住在嘉陵賓館附近

，他的寓邸每天晚上都是冠蓋雲集，羣賢畢至的。海外部長陳慶雲、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廣東海軍宿將陳策及吳子祥、歐陽惜自等都是每晚必到的常客。吳鐵城唯恐俞鴻鈞隻身在渝，難免寂寞，經常邀他去參與小聚，談天說地。俞鴻鈞腹笥廣、見聞多，談吐尤其風趣幽默，吳公館的晚間聚會只要有他在座，大家都愛聽他的妙語如珠，議論風生，大有俞鴻鈞在場，舉座盡歡之概。同時這也是他在長日緊張忙碌之中，唯一輕鬆自在的一刻。

代孔祥熙上參政會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突擊珍珠港，日皇裕仁對英、美宣戰，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我國對日抗戰出現了新的契機。當其時，孔祥熙身兼行政院副院長等數要職，經常在重慶國府路「范莊」寓所處理公務，財政部部務即由俞鴻鈞次長代拆代行，行政院的國務會議，多由孔祥熙主持，於是財政部也由俞鴻鈞首先開例，以政務次長代表部長出席參加。因此俞鴻鈞又成爲我國次長職級出席國務會議的第一人。尤有甚者，當時全國唯一中央民意機構，係由蔣委員長出任議長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分別來自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社會賢達，份子相當複雜。其中頗有一小部份政客，向以譁衆取寵，濫施抨擊的卑劣手段，專以打擊政府威信爲能事，相當的具有破壞力。而這一批破壞份子往往集中目標全力攻擊大權在握的孔祥熙，孔祥熙不勝其擾，又以政次俞鴻鈞出席。俞鴻鈞對於議會政治並不生疏，因

爲他在擔任上海市長時即已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及演說，然而他在上海一向是政通人和，治績口碑載道，到了重慶代表孔祥熙列席國民參政會，就難免有點代人受責，形成箭垛的味道。列席之初，那一小撮參政員一方面認爲他是孔祥熙的代表，另一方面也頗爲欺其初入財政部，法令規章不熟，因而砲聲隆隆，頻加轟擊。所幸的是俞鴻鈞持躬廉謹，正道直行，又有過去在上海市政府的卓越表現，崇高聲譽，再加上他發奮苦讀，有備而來，連那幫破壞份子也不能不欽敬他輝煌的治績，清廉的作風，多少不便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對這位政壇新秀大張撻伐，濫施打擊。因而在幾度爲難，胥賴俞鴻鈞的辯才無礙，一一化解以後，接下去便就偃旗息鼓，不再刻意以他爲目標了。這也是他對權傾朝野，樹大招風，如孔祥熙者的一大貢獻，而爲孔祥熙多年以後還所津津樂道的一件大事。反之，倒是俞鴻鈞光明磊落，嫉惡如仇。他最看不起那幫朝秦暮楚，唯利是圖的無恥之徒。當他獲知當年綽號「老狐狸」的參議員黃炎培，暗中接受孔祥熙的資助，在參政會的會場上，又以反政府的姿態出現，每在會議前夕，必定前往財政部請見俞鴻鈞，向他盡洩次日質詢者的攻訐要點，甚至越俎代庖，巴結討好，爲俞鴻鈞籌劃應該如何應對置答。俞鴻鈞既鄙其人，又恥其行，偏是不能不虛與委蛇。因此，他總是在黃炎培辭出以後，跟他的親信僚屬聳肩冷笑的說道：「好了，明天可以輕易過關了，因爲漢奸剛剛已經來過了。」

這並不是他在向黃炎培施以譏嘲，而是充份

的流露出他內心之中的不屑、惋惜、無奈與感慨。書生從政，原本就是一條痛苦的人生歷程。

中央信託局兼局長

事實上，則孔祥熙所兼職務過多，自難免無法一一兼顧並顧，照應週至。抗戰時期，軍公教人員待遇菲薄，生活極為艱苦，意志薄弱之輩，貪污舞弊，觸犯法網者，確也是所在多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九、十月間，一名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林世良，在昆明利用三十五輛中信局卡車，擅代商人章德武運進時價三十萬元之汽車零件及電池，被戴笠所主持的軍事調查統計局查獲，當即將林世良扣押，交付軍法審判。信託處經理許性初亦被牽涉。時值蔣委員長正在雷厲風行懲治貪污，林世良被收押不到一個星期，便由蔣委員長核定死刑，執行鎗決，使得中央信託局的員工大為震駭，深恐牽連，一時頗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概，業務亦因之幾乎陷於停頓。孔祥熙身兼中央信託局理事長，一方面爲了表示負責，另一方面也是亟於振作士氣，安定人心，積極推動業務，即提名俞鴻鈞兼中央信託局局長，從而使俞鴻鈞在財次任內有了第一個兼職。

行政院旋即發表俞鴻鈞爲中央信託局局長，該局自葉琢堂局長逝世以後，即無局長，此爲中信局設有局長之第二次。在此以前，即由孔祥熙理事長主理一切，而以張度、趙季言、陳鍾聲三位副局長分別主管各項業務，形成三頭馬車狀態。而三位副局長各自爲政，不相關連，遇事都直接向理事長孔祥熙請示。俞鴻鈞接篆之初，早已深

知中央信託局政出多門，內幕複雜。起先他祇帶了兩名舊日僚屬同住，以黎海洪監印，程鵬年掌管私人文件。但是當他到職一個星期，居然看不到該局的任何一件較爲重要的公文，更談不到應該如何着重整頓。爲了不辜負中央的寄望，及孔祥熙的殷殷付託，他唯有採取斷然措施，調任財政部專門委員王紹齋爲中信局秘書處副處長兼文書室主任，並以楚兆陽爲副主任。同時下令嚴格規定：中信局所有收發公文電訊，必須由文書室主任親自簽字分稿。至此，俞鴻鈞方始進入狀況，一舉掌握了中信局的全盤業務。

整飭官方清除權貴

俞鴻鈞和孔祥熙共事多年，深知孔祥熙爲人篤實敦厚，氣度恢宏，治事每從大處落墨，稱得上是一代良相。然而却由於重視私人情誼，曲意愛護所近部屬，易於爲人利用他感情上的弱點，濫竽充數，尸位素餐，或竟恃強凌弱，作姦犯科。俞鴻鈞既然爲孔祥熙引爲知己，倚畀彌殷，他便亟亟於在其職權範圍之內，竭力爲之整頓革新。怕的是遷延時久，積重難返，導致政風泄沓，綱紀蕩然。上足以影響國家施政，下則有損孔祥熙清譽，形成白璧之玷。因此之故，這位一向以溫文仁厚，君子典型著稱的好好先生俞鴻鈞，也決不得不抹下臉來，施展鐵腕開始辣手作文章了。

俞鴻鈞首先將一位孔副院長的山西同鄉，留美歸來，生活浪漫奢侈，與少數女同事頗有不正当關係的花花公子，一紙手令，逕予調職，來上一次殺雞警猴，有以表示他大力整頓的決心。繼

則又將一名僞造估價單的山西籍辦事員下令開革。然後，根據文書室檢查電訊時的調查所得，分批召見各級主管中利用職權在外兼營商業的大膽妄爲之徒，當面提示鐵證，加以嚴重警告，倘敢再犯，必將不顧情面，移送法辦。——俞鴻鈞的鐵面無私，雷厲風行，整飭泄沓之風，顯示了他不容輕撓的毅力與決心。而且當時盡人皆知，菩薩心腸的孔副院長，對於俞鴻鈞的每一舉措，不僅全力支持，尚且由衷感激，從而更獲得全局同仁的敬佩與愛戴，社會輿論的一致喝采！於是，轉眼之間，中信局弊絕風清，全面革新，業務迅即趨於正常，貪墨不法，自此爲之絕跡。

一舉擢升財政部長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我國對日抗戰，步入最艱險的階段，柳州易手，南丹淪陷，強大日軍竄抵貴州省境，川中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甚且傳出遷都西昌的謠言。便在這局勢極端嚴重，危急存亡之秋，蔣委員長爲了保衛陪都，安定全國民心，一面急調第一、第六、第八戰區大軍馳援，一面局部改組中樞人事，強化戰區內閣。十一月二十日，由國民政府明令發表，特任俞鴻鈞爲財政部長，此外則張厲生出任長內政，陳誠出任長軍政，朱家驊出任長教育。俞鴻鈞以財政部政務次長升任部長，原爲輕車熟路，順理成章。但是他仰體國家處境之險惡，當時財政的困難，凜然一有疏失，立將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因此當年四十八歲的俞鴻鈞惕勵奮發，大刀闊斧，決心將財政部往昔的陋習，一掃而空，

進而產生一番新氣象，廣闢財源，充裕國庫，支應龐大戰費，協助蔣委員長順利度過這一個空前未有的大難關。

俞鴻鈞仍然保持他一貫的作風：人事保持安定，人力必須盡可能的發揮。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全部各主管的職位，作了一番合理的調整，不僅使部內各單位面目一新，尚且讓全部同仁精神為之一振。繼而，他開始每週召開部務會議，由他親自主持。由各單位分別報告一週來的工作情形，遇有困難，當場協調或裁定，立予解決。他只是，他也有一個嚴格的要求，但凡他提出問題，相關單位主管必須立刻作答，當面解決。連他本人在內，絕不容許敷衍推宕。俞鴻鈞就職之初，在一連幾次部務會議上，有一位老資格的某署長，遇有詢問，每每推說：「等我回去查一查。」他還來不及查出結果，反倒是給俞鴻鈞查了個明白，這位署長相當疏懶，平時很少到署辦公，於是毫不容情的將他免職。但事後不久，此公赫然又有新職發表，洋洋得意的走馬上任。事聞於俞鴻鈞，他却坦然的笑笑說道：

「他有什麼背景，我不知道，也管不着。我之將他撤換，只是因為他在工作上無法勝任。我一向所秉持的原則是對事不對人。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將來也斷然不會更改！」

三十三年底的最大難關，終賴政府與民衆羣策羣力安然度過。十二月八日國軍猛烈反攻，克復獨山，進而將日軍逐出貴州省境。俞鴻鈞主持全國財政一個月後，不僅使財政部成爲一個戰鬥體，應付過了天文數字的戰費支出。而且，還能

够在危疑震撼之中積極進取，策劃進行經濟建設。十二月二十八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這是抗戰慘烈進行到第八年時，在財政上一直處於「東挪西補，焦頭爛額」危急狀態的我國政府，首次顯現「經濟建設」的曙光，曾經帶給國人莫大的興奮與鼓舞。轉瞬間，到了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元月二十五日，在那一天舉行的行政院國務會議上，又通過了如次的三項決議——是爲俞鴻鈞主持財政甫兩個月，由他殫精竭慮，埋頭努力，從而獲致的抗戰八年期間空前未有的國家財政偉大成就：

- 一、調整稅制，簡化機構。
- 二、取銷統稅暨戰時消費稅多項。
- 三、裁撤緝私署。

財長任內兩件憾事

俞鴻鈞在財政部長任內，只有兩件使他頗感困擾的事。其一即爲財政部直接稅署署長高秉坊因莫須有之罪名被判無期徒刑，俞鴻鈞因形格勢禁，一時無從加以援手，因而有所遺憾。高秉坊是山東人，爲我國直接稅制的創始者，由於他的性情耿直，有爲有守，相當的爲俞鴻鈞所賞識，與此同時却也因爲他連孔祥熙的帳都不買，寫八行書介紹員工照樣打回票，平時所得罪的人自也不在少數。高秉坊的獲罪係因其妻沒有法律常識，在處理同仁福利基金手續上有些問題，竟然被告發貪污。實則告發者所列舉的罪狀，多半是手續上的問題，似乎不足以構成罪行。但却有許多平時對他不滿的人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加以報

章騰傳渲染，遂而日漸擴大。當時重慶地方法院份子複雜，間有中共份子潛伏其內掀風播波，破壞政府的威信，唯恐天下不亂；再碰上一名貪贓枉法的檢察官向高某勒索不遂，幾層因素總加起來竟然釀成冤獄，高某乃以貪污濫職定讞。這一件「貪污案」涉訟期間，俞鴻鈞鑒於高某追隨孔祥熙多年，向爲孔祥熙左右能員之一，他曾一度密電時在國外公幹的孔祥熙爲之洗刷冤情，惟以種種原因，高秉坊竟致冤沉海底，鄉鑄下獄。

其二則爲所謂之「黃金加價洩密案」，洩密責任原應在中央銀行，但是當日却有一名商人手持財政部總務司所開發三支票前往購買黃金，經由中信局被俞鴻鈞調職之某處長利用機會造謠中傷，竟指時任財政部總務司司長之王紹齋洩密。案經重慶地方法院審理，居然判決王紹齋「有罪」。王紹齋不服，委請名律師戴修讚向高等法院上訴。戴係中央、朝陽大學法律系名教授，學識俱豐，桃李滿天下，他在閱卷之後氣得拍桌子大罵：「我居然教出了這種學生！人證、物證俱不採納，僅憑自由心證便定無辜者之罪，說來真是令人慚愧。這件案子如果不獲平反，我發誓再也不做律師了！」結果是公論正義果然得伸，王案由高等法院發回更審，王紹齋與本案根本無涉，當庭宣判無罪。一場軒然大波，終於化弭於無形。

當時一般政壇人士莫不以爲，所謂「高案」、「王案」，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則孔祥熙當政已久，路人側目；一則俞鴻鈞與利除弊，建立清白財政，難免爲僉壬所忌。傾陷高、王亦即有以打擊孔、俞。然而俞鴻鈞銳意革

新，輝煌政績昭昭在人耳目，當時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對他信任有加，倚畀至殷，甚至於自中樞以至地方平民百姓，無不一致認為，只有俞鴻鈞可以昇予國家財政金融大權，因此之故，就俞鴻鈞本人來說，可謂實至名歸。

繼兼中央銀行總裁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五月三十一日，國民黨六屆第一次中央全會選任朱子文、翁文灝為行政院正副院長。六月二十日朱子文自美國返抵重慶，二十五日宣誓就職，二十七日再飛莫斯科與史達林會晤，十七日再回重慶向參政會報告與史達林會談經過。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明令，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辭職照准，以俞鴻鈞繼任。

俞鴻鈞係在同年八月四日，赴中央銀行接事。兩天後，美國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造成舉世有史以來的最大震撼，又二日，蘇俄對日本宣戰，再兩天，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照會中美英蘇，請求投降。又四日，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我國八年抗戰，至此宣告光榮結束。因此俞鴻鈞接事之後，即馬上遭遇到史無前例的兩大重要、迫切問題：

- 一、如何接收敵偽金融機構，處理敵偽鈔券。
- 二、如何建立各收復地區的財經機構。

前者，俞鴻鈞以最審慎週密的思考，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派出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親率接收人員，飛赴上海、南京，進行接收，佈署復員工作。與此同時，呈准中央，訂定偽中儲券以二百比一、偽聯營鈔券以五比一，限期兌換法幣。

其次，則決定在全國各重要地區，設立中央銀行區行，就近督導指揮金融業務。殊不知，當他指派林崇鏞到臺灣籌備組設，居然被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以「情形特殊」和「安定金融」為詞，極力阻止設立。臺灣碰壁，其他地區的籌備工作也因而陷於停頓。這一個用意至善的大計劃，在尚未付諸實現之前，就此胎死腹中。時在接收工作開始進行三個月後，俞鴻鈞請辭中央銀行總裁兼職，由他推舉貝祖貽繼其任。

卸任部長接長央行

俞鴻鈞二度出任中央銀行總裁，係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五月，首先，他奉命以財政部長再兼中央銀行總裁。五月二十日，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蔣公在南京國民大會堂宣誓就職，張羣內閣總辭。五月三十一日，新任行政院長翁文灝完成組閣工作，財政部長一席由王雲五擔任。從此以後，俞鴻鈞便專任中央銀行總裁了。翁文灝新閣成立，適值中共叛亂益形擴大，國內局勢如江河之日下，全國金融，因而發生劇烈波動。從俞鴻鈞辭卸財政部長一職為始，六月二十二日，財政部下令禁止黃金、銀元買賣，然則黃金、銀元、美鈔的黑市交易反而越來越盛，法幣價值一落千丈。八月一日，財政部迫不得已，呈請由總統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停止發行法幣，限期收兌法幣及金、銀、外幣，另行發行金圓券，以其一元合法幣三百萬元，每四元合美金一元。第二天，蔣總統便為加強經濟管制，特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派俞鴻鈞

、蔣經國赴上海，張厲生、王撫洲赴天津，宋子文、霍寶樹赴廣州，分別負責督導。二十二日，金圓券發行前夕，蔣總統並特地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然而，九月四日，報章揭載，京滬等地商人開始囤積物品，拒不出售。十七日，監察院發表「財政部秘書陶啓明等洩露重要機密非法投機牟利案」調查報告，明白指出：陶啓明等於幣制改革前夕，利用事先洩露的消息，在上海拋出永紗三千萬股，一舉獲利五億元。於是，監察院對新任財政部長王雲五提出糾舉，掀起騰傳國際，震撼全國的軒然大波。國事敗壞，瀕臨不可收拾的地步。

大陸撤守黃金運臺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六月一日，俞鴻鈞以六十四歲之年溘然病逝。他的後期同學、同事、好友前總統嚴家淦向記者發表談話，回首前塵，感慨繫之，特別強調的說過：「最使我難忘的是大陸撤守之前，人心浮動。那時候俞先生奉命將庫存物資撤運到臺灣來。在這個時候，這種環境之中，他能督飭中央銀行，把所有的物資，包括黃金，都安全運到臺灣。這是何等忠貞，何等堅毅！臺灣能度過最困難的一段時間，他的貢獻是很大的。——然而他從不居功。一般人能够任勞已經很好了，他不但任勞，而且任怨。」

上海央行黃金疏運來臺，支持臺灣度過最艱險的時期，進而促使臺灣成為反攻復興基地，三民主義模範省，經濟繁榮發展最快的開發中國家，使人人得而豐衣足食，社會臻於安和樂利。此

一艱鉅任務，勇敢之舉，事實上是兩次，而非一次而已。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底，大陸軍事逆轉，局勢迅速惡化。十月，整個東北九省淪於共軍之手，十二月，徐蚌會戰失利，長江兩岸告急，京滬蘇杭震動，全國金融因而發生劇烈波動，舉國上下，惶惶不可終日。便在這個國脈如絲，危疑震撼之際，俞鴻鈞鑒於上海中央銀行裏庫存的黃金是國家金融命脈，唯一重要資產，因此他毅然決然的做了一個決定，不顧任何阻撓與非議，排除一切的困難和危險，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到臺灣，以策安全。當時俞鴻鈞係以其親信幹部——央行秘書兼機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書處處長陳延祚分司內外勤工作。由他親自領導，組成了一個最機密的工作小組。由陳延祚負責對外聯繫交涉，調用海軍艦隻、部署沿途警衛、洽請實施戒嚴，安排駁運人手，……內部，則在他的總裁辦公室後面騰出一間小辦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於斯，住於斯，撰擬、核可、繕校、用印於一切必要公文於斯，自始至終，足不出戶。第一批黃金起運之夜，軍方實施特別戒嚴，上海外灘一帶斷絕交通，行人車輛一律嚴禁通行。直到嚴密裝箱的黃金一一安全運上海軍巡邏艦，解纜啓碇駛出吳淞口，外灘一帶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而俞鴻鈞又在辦公室裏焦灼緊張，遑遑徬徨，惟恐共軍攔劫，或是途中萬一有失。他一連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後，終於接獲臺灣方面發來的密電，所運黃金全部平安抵達。他才長長的吁一口氣，如釋重負的到上海北火車站

去搭乘火車。這時候，國庫存金已經有絕大部份運到臺灣了。

庫存黃金運送臺灣一事，完全是俞鴻鈞個人鑒於時局逆轉，默察形勢，當機立斷，所作的一項重大決定。因此他在黃金安然運抵臺灣之後，必須立即由上海連夜乘車直駛南京，向最高當局當面報告。當時，他確實獲得最高當局的溫語嘉勉，這也就是說：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喘過一口氣，穩穩的放下心來。兩天後，上海第一大報申報出現了一則簡短的消息，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是什麼物資，一共運出了多少箱來？一概語焉不詳。至於把中央銀行錯成了中國銀行，那是因為兩行本來就是比隣而設，尚且還共用一條巷子進出的關係。

申報刊出短訊，有心人不能望文生義，有所猜測。時日一久，秘密自難免漸次公開。有一天，一位知名的民意代表親赴上海中央銀行，向俞鴻鈞當面質問：「你把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到臺灣，究竟是奉了誰的命令？」

俞鴻鈞義正詞嚴，頓即抗聲答道：「本人係中央銀行總裁，庫存黃金運存於國內任何一處，我自有權調度，無須請示！」

這位民意代表無詞以對，唯有喏喏而退。

卸任總裁暫居香港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元旦，蔣總統發表文告，呼籲和平，闡明不計個人進退，促成國內和平。元月二十一日，蔣總統宣佈暫行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和談從此開始，俞鴻鈞

旋即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由副總裁劉攻芸繼任。劉攻芸接事的那一天，二月十四日，李宗仁一連下了兩道命令：令行政院自廣州遷回南京辦公，行政院長孫科托病，置之不理。再嚴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也沒有答覆，因為他知道中央銀行絕大部份庫存黃金早就給俞鴻鈞運到臺灣去了。而且俞鴻鈞是他的老上司，即使再要把剩下的黃金一併運臺，劉攻芸也無法拒絕。

事實上，則俞鴻鈞確也在念念不忘的想把這一部份黃金運到臺灣來，辭卸央行總裁一職後，他好不容易得了個無官一身輕的機會，他都已到了香港。然而，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和談破裂。二十一日中共立即發動全面攻擊，當日在蕪湖西南方的荻港，強渡長江。二十三日，國軍撤出首都南京。同日，李宗仁一走了之，飛往桂林。國民黨中央蔣總裁則在四月二十七日離開故里溪口，由象山港乘太康艦駛往上海巡視，並且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重申戡亂決心。俞鴻鈞在香港得到消息，立刻從香港啓德機場登機飛往上海。可是當他到達之時，蔣總裁先已於二十八日仍乘太康艦駛往廈門。時值上海外圍的長興、吳興、宜興、杭州相繼失陷，上海保衛戰業已揭開序幕，黃浦灘上草木皆兵，虹橋機場戒備森嚴。俞鴻鈞赤手空拳，無職無權，要想在這個兵荒馬亂，大戰將起的千鈞一髮之際，將中央銀行庫存的那一小部份中共垂涎、大上海人人矚目的黃金搶運出來，安然無恙的一件運來臺灣，那豈不是與虎謀皮，火中取栗的癡心妄想之舉。

重滬上海機場被扣

然而，俞鴻鈞一心只顧國家存亡絕續，臺灣迫切需要，他以一介書生，赤膽忠心，秉持大無畏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犧牲決心，五月十六日，便在中共集結四十萬衆，大舉圍攻上海聲中，隻身一人，飛抵虹橋機場。一下飛機，便被衛兵扣留，把他押到候機室，不許擅離一步。俞鴻鈞一再表明身份，自我介紹。衛兵們的回答，說來說去就祇一句：

「你拿出證件來看呀！」

當年在大陸沒有身份證，俞鴻鈞是黨國要人，報章雜誌經常都有他的大名和尊容出現，他拿不出任何證件，更不相信這些衛兵居然不認識他。更摸不清楚他們是何用意，究有何種企圖，他祇有耐心等待下文，暫時失去自由。不過他很機警，趁那些衛兵們一個不注意，移近電話機旁，撥了一個電話給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湯總司令一聽俞鴻鈞抵達上海，在機場被扣留，立刻派車來接。俞鴻鈞便把握時機，驅車直駛上海中央銀行，訪晤央行總裁劉攻芸，請他立即召開一次緊急會議，秘密會商繼續運存黃金事宜。

召集會議續運存金

在當天晚上的會議席上，俞鴻鈞首先提出：上海失陷在即，央行餘存黃金，必須儘快運送臺灣。一方面免於資敵，另一方面，則亦在穩定臺灣金融，鞏固復興基地，支持反共復國大業。當時，大陸軍民撤退，陸續抵達臺灣省，多達二

百餘萬。而臺灣生產落後，物資不足，物價有如脫韁之馬，正在節節攀高，直線上升。蔣公甚至以身作則，在食米之中搭配番薯。情況之危急，由而可以想像。但是，儘管俞鴻鈞大義凜然，慷慨陳詞，席間仍舊有人公然表示反對，甚至有人擺出一副爲民請命的姿態，振振有詞的發言：

「俞先生是上海市的老市長，在此上海朝不保夕之際，也該爲上海市民有所設想。央行存金全部運走，試問上海的市面又將如何維持。這一個大問題，還得請俞先生慎重考慮！」

然而，俞鴻鈞一力堅持，央行存金非運臺灣不可。經過了一場唇槍舌劍的激辯，方始達成最後協議，撥出象徵性的一小部份黃金，留存上海，以備緩急之需。其餘的存金一概由俞鴻鈞自行設法，運送臺灣。——這又是一次相當嚴重的挑戰，因爲俞鴻鈞當時已因蔣公引退而辭職，不居官常，只有平民身份，根本無權指揮任何方面。而上海中央銀行內部，則有以李立俠爲首的若干主管，均已被中共誘惑，早就在作靠攏的打算，庫存黃金無異是他們最大的本錢。勢必將千方百計，硬軟兼施，以各式各樣的手段加以阻撓。俞鴻鈞迫不得已，只有以私人情誼，請軍方撥借運輸艦艇，再徵召央行忠貞同仁，舊日僚屬，甚至命自己的長婿繆啓威，權充臨時助手和保鏢，日以繼夜，寸步不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上海央行庫存黃金大部秘密運走。大功告成之時，俞鴻鈞、何善垣、繆啓威等多日不食不眠，人人精疲力竭，等到李立俠等聞訊趕來，企圖以強硬手段攔截時，俞鴻鈞計算時間，運金艦艇早已駛

出吳淞口，在向基隆進發之中了。其後不久，上海國軍撤退，共軍源源開來。劫收之初，雖曾一度發蹤指示，利用李立俠等大肆劫掠，但當他們發現庫存黃金涓滴無存，自難免驚駭萬分，由而惱羞成怒。因此之故，遷怒於李立俠等，將所有央行投共份子，一一加以清算鬥爭，到死方休。

嚴斥遊說表明決心

央行存金運出危城，俞鴻鈞鬆了一口氣。他正待撤離上海，飛返香港，臨行的前一天晚上，華北政客，前北平市市長袁良突然派他的親姪袁省廬來訪。袁省廬曾任上海市政府第三科長，算是俞鴻鈞的舊屬，他坦率的向俞鴻鈞表示，此來係奉民主革命同盟主席李濟琛，和他胞叔袁良之命，勸請他暫勿離開上海，言下之意，中共未來的新政府，必將有所借重。俞鴻鈞一聽，當下便疾言厲色，告訴他說：

「人各有志，不能相強！李先生和令叔誤入歧途，我和他們二位交情太淺，無從勸他們迷途知返。至於我本人，我決不會做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本黨，對不起蔣總裁的事！」

話不投機半句多，俞鴻鈞一聲：「請便！」這袁省廬只好臉紅耳赤，鞠躬告辭。

事後方知，中共派在上海負責接收中央銀行的，便是袁省廬的胞弟袁君實，他潛伏央行多年，任職業務局副主任。中共席捲大陸後，他一度任軍方代表接收中央銀行，不久烏盡弓藏，他早已被排擠得不知去向，腆顏投共的袁良，以後也就老死於上海了。